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葡萄酒节游行受欢迎

【明慧网】第六十二届尼亚加拉葡萄酒节于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圣·卡瑟琳市举行盛大游行。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今年的游行，法轮功队伍被邀请方排在了这次游行队伍的最前方，主办者表示，他们是最好的阵容，所以排在最前方，作为先锋队伍。

队伍沿途经过圣凯瑟琳市最繁华的闹市区，有二十几万人现场观看了游行，更多的人是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游行。作为北美最主要的游行之一，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从北美和大陆赶来的观众。

七、八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用 iPhone、iPad、相机、录影机兴高采烈的在



拍着游行的队伍，他们说：“太棒了！太精彩了！”当问到他们来自哪里时，他们抢着回答说：“我来自沈阳。”“我来自黑龙江。”“我和她来自北京。”

一位姓韩的男生微笑着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其他都跟着一起喊。他对记者说：“你知道吗？这种场面在国内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我们才出来不到一个月，就看到这么美好的游行，真的很激动。”

游行到终点时，警察 Evan Lince 主动过来跟记者说：“我今天负责最后一段路程的秩序维护，法轮功团体的队伍真太棒了，他们是前锋，真的很令人振奋，他们的表现很祥和，非常受欢迎，真希望他们每年都来。”◇

中共审判薄熙来 仍掩盖其最大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薄熙来被中共法院宣判无期徒刑。薄熙来在中共庭审闹剧中的表演，让人看到其人的丑恶。可是薄熙来最大的罪恶仍然被中共掩盖，那就是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薄熙来为寻求仕途升迁，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为政治资本，换取了迫害元凶江泽民的信任，从大连市长步步跃为辽宁省长、商务部长、重庆市一把手。其在辽宁当政期间，作恶多端，利用其死党王立军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年间，当地法轮功学员被暴力洗脑、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的人数位居全国前列。被抓进劳教所监



狱的法轮功学员多，薄熙来便投资 10 亿元巨款在各地扩建新建劳教所和监狱，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一地就耗资 5 亿多元，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 2000 亩，并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在薄熙来的指使下，黑恶警察王立军在大连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牟取暴利，并发表了活摘试验论文博取了功名，还领取“光华创新特别贡

献奖”。活摘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薄王”其真正的罪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最大的罪名应该是“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而中共在处理“薄王”事件时，却恰恰回避了这个惊天罪恶。

那为什么中共极力掩盖活摘器官的大恶呢？因为这个超越人类文明底线的大罪是中共统治集团犯罪，一旦公开，中共就会在国内外人民的问罪和谴责下走向垮台，所以中共的目的还是在保权保党。

殊不知，谁在掩盖真相，保党保权延续中共的罪恶，谁就将为中共背负血债而陪葬，成为千古罪人。◇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结束了我在马三家七个月与魔鬼打交道的艰难岁月，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恶警把平时被她们酷刑折磨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先后都带了出来……我们九个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个房间，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

我被马三家秘密投入男牢的遭遇

我叫尹丽萍，今年四十五岁，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结束了我在马三家七个月与魔鬼打交道的艰难岁月，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那天上午警察张秀荣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收拾东西，正在疑惑，对面室的赵素环也被叫了出来，我们俩拿着行李被带到了院里，院里停着一辆大客车，很多男警察，共十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先后被带了出来。

我们十人（邹桂荣、赵素环、任冬梅、周艳波、王丽、王敏、王克一、曲姓阿姨等）被男警戴上了手铐押上了那辆大客车。车突然停了，到了一所关押男犯的教养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后来在明慧网得知那是张士教养院，那里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牢。对外就是张士劳教所。

我们每个人都量了血压，其中一个曲姓的法轮功学员被带走了。那里留下了我们九个。

我们九个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晚上十点多，我问一直呆在我房间里的中年男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我的房间，我要睡觉，其中一个男的说：睡觉？，你要睡觉？哈哈。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有一个女的在这里“炼”到十八天都没睡觉，最后炼成了精神病。

不一会儿，他们被换了班去睡觉了，又进来四、五个，不一会儿又进来一群，他们在走廊里大声喧哗，吵闹，砸门，不停的说着难听的话语，到我的屋里踹门而入，手拿录像机对着我就乱录，突然走廊里传来了邹桂

荣凄惨的喊叫……

听到她凄惨的叫喊，我拼命的冲了出去。邹桂荣也拼命的冲到了走廊，我抱住邹桂荣死死的不撒手，看管我们的男犯不停的打我们，我拼命的护着瘦小的邹桂荣，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裤子在脚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几乎一丝不挂。我和邹桂荣都被拽回了房。他们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摁腿的，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在了我身上打我。我被打的晕头转向，终于躺在了床上。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我的身旁已经躺了三个男人，左边一个，右边俩，右边挨着我的男孩不停的在我的身体上乱摸，他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身后的那个男的手也不闲着；左边那个手脚都不老实，不停抓挠我的脸，用腿来回顶我的下身；我的头上方的地下也坐着一个，他的手不停的摸着我的头和脸，阴阳怪气的说着什么，我腿的间隙处还站着两个，一个在录像，一个站着看录像，嘴不停的说着脏话，脚下不知是几个，他们不停的抓挠我的脚心。嘴里不停的说着脏话和狂笑，还不停的说：你别装死啊，死了也得“转化”。

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一口鲜血涌到嗓子眼。我的耳朵从喧嚣杂乱中听到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声，“丽萍，丽萍”。我的头被门前落地式衣挂砸中，瞬间有一股热流流在了我的脸上，我拼命的砸门。我不停的呼喊邹桂荣的名字。邹桂荣冲到了我的房间，抱起我冲向了那罪恶的铁门。

我俩同时拼命的砸那铁门，铁门终于开了，我们俩已伤痕累累。面对警察我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质问他：这里是中国的劳教所吗？政府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耍流氓？你是否

有母亲，有妻子，有姐妹，有七姑八姨。这里的一切流氓行为是否代表国家的行为。今天这些男人如果不离开我们的房间，我会记住今天，今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四月十九日，是你在这天晚上值班，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我们如果死在这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我们的忍耐绝不是无度。他听了我们的话，叫来了看管我们的男犯，告诉他们在他们值班时不要叫这两个人出事，让她俩今晚在一起，让她们睡觉。

我们俩被带回了我们住的房间。这回一切都消停了，房间里只留下了四个男人看管我们，我俩眼含热泪对视一夜没有合眼，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嚎叫声。

到了晚上，昨夜那一幕再次上演，因为今晚值班警察换了，邹桂荣再次被追打到我的房间，我起身一口鲜血吐到地上，那一刻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邹桂荣哭着喊我的名字。他们汇报了队长，邹桂荣被留下来照顾我。

第三天，我和邹桂荣想起了任冬梅，她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我俩已没有了生死的概念，冲到走廊大声呼喊着任冬梅的名字。三天没吃，没喝，没睡发烧的我找到警察，含泪告诉她任冬梅还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她。

第四天，来了一群警察，我和邹桂荣各被两个男警架走，临走时我们不停的呼喊任冬梅的名字，任冬梅最后也被架了出来。那六个法轮功学员不知在里面是如何度过的。后来他们九死一生的也被非法秘密关押到沈新教养院。

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那里的经历详细的写出来，是因为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不敢也不愿想起。因为想起它，我就会陷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